

# 给“‘藏彝走廊’历史文化学术 讨论会”的贺信

费孝通

“‘藏彝走廊’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”筹备组：

听说11月上旬将召开“‘藏彝走廊’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”，我特别高兴。

我是“藏彝走廊”概念的提出人之一。二十多年前提出“藏彝走廊”这个概念，与我当时对自己的民族研究经历的反思是分不开的。“藏彝走廊”上频繁而密切的族间交往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却早已引起民族学、人类学、民族史学界的注意。我自己在民族调查研究中初步看到，中国存在几个这样的“民族走廊”，而“藏彝走廊”就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。六江流域天然的河谷通道，民族种类繁多，支系复杂，相互间密切接触和交融。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，民族学、人类学、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，从而能对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”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。

前些年，我在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”的基础上，针对世界格局提出了“文化自觉”的说法。“文化自觉”，指的是认识和处理文化关系的一种思想方法，它追求的境界是文化之间的“各



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和而不同”。展望新世纪的民族学、人类学、民族史研究，我们能看到这些学科所承担的，正是“文化自觉”的历史使命。在“藏彝走廊”展开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文化研究，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“和而不同”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，有着重要意义，对于我们担当“文化自觉”的历史使命，也同等重要。

我很高兴地看到西南地区的同事们对于这个问题给予关注，更希望看到在“藏彝走廊”上开展的跨学科研究，从深化我们对这条走廊的认识的侧面，对民族学、人类学、民族语言研究和学科建设，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预祝会议成功举行，圆满结束。

10月27日